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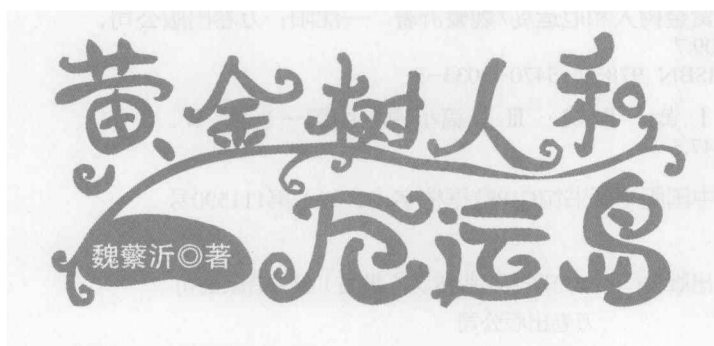
THE GOLD TREE MAN AND MISFORTUNE ISLAND

黄金树人和 厄运岛

魏紫沂◎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魏紫沂 200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树人和厄运岛/魏紫沂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7

ISBN 978-7-5470-0033-5

I. 黄… II. 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11590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67mm × 234mm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15.75

出版时间: 2009年7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汪 敏

装帧设计: 陈微微

ISBN 978-7-5470-0033-5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序 言」

这个故事是写给我孩子的，他叫沈子竣。我曾经对他承诺：在他十岁前写一个故事给他。

两年前的某一个夜晚，我做了一个很奇妙的梦——四只苍蝇在梦中向我飞来，当它们靠近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它们竟然是一个个带着翅膀的小人儿。更奇妙的是，后来它们又屡次飞来敲开我的梦境，跟我说话，还把我带往一个很神奇的世界，那里的鹦鹉能言善辩，那里有忠诚的黄金树人卫士守护着人类，也守护着人类的秘密……

如今的子竣已经是一位三年级的学生了，我总算有时间完成对他的承诺，以这个梦为蓝本，写了这部送给他的小说。这多年来，我看着他长大、读书、学习，分享他的快乐、忧伤。他成长中的很多问题都化成了这个故事里的很多有趣的内容。比如，他的语文书里有一篇课文介绍《清明上河图》；比如他曾在博物馆里见过的那个叫“阴阳鱼洗”的怪盆，再比如他一次又一次陷在语文和数学的规则或陷阱里，而他还觉得很冤枉……

他和他的同学是这个故事的第一批读者，故事中的很多人物都有他们的影子。他们的着迷与追问也成为我完成这个故事的动力。当然，这个故事的最终完成离不开我先生的帮助，善于讲故事的他，为笨拙的我出了很多主意。

第零章：不可思议的旅程 001

第一章：食人乌鸦来拜访 005

第二章：会说话的监视树 019

第三章：第339999本书 031

第四章：弗伦奇家的地宫 043

第五章：变成抽水马桶的脸 063

第六章：一株会转运的牡丹花 071

第七章：年级考试 083

第八章：中国鱼洗的奥秘 095

第九章：消失的8月31日 105

第十章：清明上河图 117

第十一章：挺进世外桃源 133

第十二章：食影人归来的消息 145

第十三章：姑妈的礼物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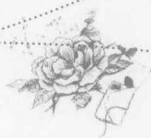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兰花城里的恐龙 171

第十五章：以假乱真的编织术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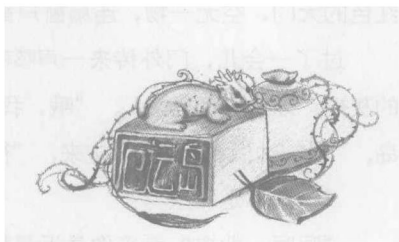
第十六章：烧炭翁的秘密 199

第十七章：冬至还魂日 217

第十八章：塔尖，即将展开的神秘之旅 239



第零章 不可思议的旅行



两年前的初春，我因为突如其来的感冒而错过了和家人一起去春游的机会。当夜晚降临的时候，我独自坐在家里，对着墙壁上的一张世界地图发呆。忽然，地图上出现了一朵厚厚的云。它飘到我眼前的海面上，变成一个心形岛屿。接着，一张机票从那里飞出来，飘飘摇摇地落到我的掌心。机票上没有航班号、没有起飞时间，也没有起降地点，却赫然印着我的名字。

太不可思议了！我惊讶地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没错，那确实是我的名字。它是怎么飞出来的？为什么会有我的名字？它会带我去哪里？整个晚上，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天刚亮，我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一位在机场工作的朋友。“别瞎说了。”她以为我在开玩笑。

“你不信吗？我也不信，可是又觉得奇怪。”

于是，我匆匆地洗了把脸，带着机票赶往机场。“嘿，你这家伙，这上面明明都写着嘛。北京！”她拿到机票之后责怪我，“噢，再过四十分钟飞机就要起飞了……”我纳闷地拿回机票一看，发现她说的果然是真的。难道是我的记忆出了问题？或者是我昨晚梦游了？我满腹狐疑地登上了飞机。

那天与我同行的还有其他两百多位乘客。起初，一切正常，但是，当机长通过广播向大家确认这趟航程的目的地是北京的时候，我手中的机票出现了新的变化。航班号消失了，目的地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名字——

“厄运岛！”我轻声惊呼。

“嘘！”坐在我身旁的一位老奶奶不高兴了，“我们这是在飞机上，你可不要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我连忙道歉。她宽容地对我笑了笑，身影却渐渐地离我远去。“噢！”我急忙伸手想要抓住她。可是骤然之间，不光是她，其他所有人也一起不见了。

热热闹闹的机舱转眼间变成了一间空空荡荡的屋子。屋子里除了一扇朱红色的大门，空无一物，连扇窗户都没有。“这是哪里？”我不安地想。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一声咳嗽声。门打开之后，走进来一位穿着长长的灰袍、身材消瘦的老人。“哦，我是此地海关的澎湃里先生，欢迎你来厄运岛。”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走来，“很少有游客能在这早春三月来到厄运岛。”

“这里不是北京吗？”

“呵呵，北京？看来你最近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因为机票能读出你的心事。但是，它并不会真的送你去那里，你的目的地是厄运岛而不是北京。好了，别浪费时间了，把你的手伸出来。”

“噢！”我以为他要我的机票。

“不，我只要你的手。”他头也不抬地说道，从长袍的大袖口里掏出一个大大的玉印。

“手？”我有些疑惑，“请问是左手还是右手？”

“男伸左手，女伸右手。你说你该伸哪只手呢？”他抬头瞥了我一眼。我伸出了右手。他举起玉印，重重地敲了上来。“啊！”我痛得以为骨头都被敲碎了。

澎湃里先生却笑了，满意地点头，说：“唔，很少有旅客会有痛感。大概三年才碰得到一位。因此，我要给你的签证^①附上三年的有效期。在这三年里，你只要遵守游客条例，就可以像这里的居民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好了，登陆手续办完了，你跟我走吧。”他说着将玉印塞回袖口，然后轻轻一甩，衣袖仍然像无物似的飘逸。

“可是，我既没带行李，也没带护照^②，哪来的签证？”

“红印，你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刚才我敲在你掌心的红印上。”

“哦？”我半信半疑，但那一刻手上的红印却在慢慢地隐退。“它在消失！”我大惊失色地叫道。

①签证：指一个国家的机关在本国或外国公民所持的护照或其他旅行证件上盖印，表示准其出入本国国境或者经过国境的手续。

②护照：用以证明出国公民身份的证件。

“不，它不是消失，而是正在跑向你的影子。它会约束你在岛上的活动。如果你觉得有什么人在你的背后监管着你，可不要觉得意外。”

我转身查看，可地上的影子里什么东西都没有。“普通人是看不到的。”他往门口走去，推开了大门。

一缕凉风吹了进来，阳光洒进门里。门口正对着一排羊角树，树枝的中间长着繁盛的叶子，顶尖则像羊角一样裸露在外。一只只美丽的知更鸟^①停在上边，迎着海风看着辽阔的海面，婉转地鸣叫着。它们的身体是蓝色的，胸脯是红色的，很是漂亮。

“噢，你终于来了。”一只披着绿色羽毛的鸚鵡^②昂首挺胸，像一位威严的绅士从门外向我走来，

“什么？”我以为是澎湃里先生在跟我说话。

“噢，这比冬天还冷的春天可真是让人难受啊！”他却并不搭理我，一边自言自语地叹息着，一边反剪着手驼着背离开。

“哦，出来，出来吧。”鸚鵡飞起来凑近我的眼前，“小心你脚下的门槛，不要踩，不要！你是从中国来的，应该知道不能踩门槛，只能跨，跨！”

“你？”我瞪大眼睛，“你会说话？”

“用‘您’来称呼我。”它非常生气，郑重地提醒道。

“您？”

“对，‘您’！”它对我用了敬称感到满意，语气就温和多了，“这岛上所有的花蜜鸚鵡都会讲话，尤其是那些脚上绑着绳子的家伙，它们最会奉承拍马、甜言蜜语，不过到底是真心真意还是口蜜腹剑就只有它们自己知道了。”我看到它的腿上也绑着一根金色的细绳。绳子上还有一串细细的字符，上面写着：“老狐狸，弗格斯家族之鸚鵡。”

“老狐狸？你叫老狐狸？”我问，心想这可真是一个狡猾的名字，以后我可要小心一点了。

“用‘您’称呼我！”它火冒三丈，大声叫嚷着。

“对不起！”我赶紧道歉，跨过门槛走了出去。

^①知更鸟：又叫红襟鸟，也叫知更雀。身上有美丽的胸斑；栖息在树林中，也常常到地面上觅食。

^②鸚鵡：一种鸟。头部圆；上嘴大，呈钩状，下嘴短小；羽毛美丽，有白、赤、黄、绿等色；能模仿人说话的声音。

环顾四周之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座公园里。面前是辽阔的大海，海岸既陡峭，又壮观。它由火山岩浆组成，线条怪诞，色彩绚丽。峭壁的下方，白色的沙子覆盖着海滩。海面上生长着成片的白色气泡珊瑚^①。它们吐出的晶莹剔透的气泡在水流中飘逸起伏，成群结队的鱼儿一会儿像箭一样穿梭其中，一会儿翻着色彩斑斓的肚子懒洋洋地睡在一排排气泡上。峭壁的上方，公园的周围，一幢幢美丽的房子掩映在绿树林中，它们的屋顶或黑色或红色，与绿树相映成趣，煞是好看。越过一片屋顶和树梢，极目远眺，可以看见起伏的山峦，它们延绵数十公里。山腰上有一大片桃树林，桃花烂漫地开着，颜色分明，一半是粉红色的，一半是梅红色，两边以中间的一条蜿蜒的路相隔。一幢黑色外墙、红色屋顶的古老的城堡像苍鹰一样雄踞在更高处，它前面的一条深谷里云雾缭绕，阳光投进云雾后折射出一条巨大的彩虹……

“噢，可怜的游客啊，看呆了吧。让我来告诉你吧，这是一个在地球上飘忽不定的海岛。它像一颗巨人的心脏，一半是人间，一间被幽灵山脉占据。据说那些深山里有幽灵出没，自古以来，从未对人类开放过。”老狐狸再度飞到我的面前，自豪地夸耀道。

“可是，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我对此充满了不解。

“嘘！”老狐狸警觉地望望四周，飞到我的耳边，小声地问道，“机票，你的机票呢？”

“机票？”我赶忙捂紧了口袋，生怕它被抢走，因为我还得靠它回家呢。“哦，你这胆小鬼，你担心什么，你可以回家的，回家！”老狐狸看出了我的心思，气恼地嚷着，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凑到我的耳边，“可是，既然我的主人需要你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当然是有目的的，某些孩子需要这张机票。”可它这么一说，我更加觉得它要抢走我的机票了。

“嘿，嘿！”它无奈地叫着，“好吧，好吧，给你讲些故事，讲些吧！听完它们，你就不会再是这样的神态了。因为，这可不是一个普通游客能听到的故事……”

这就是老狐狸为我讲述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与那些神秘的苍蝇人也有一些关系……

^①气泡珊瑚：珊瑚虫呈白色或黄色气泡状，白天时一颗颗晶莹剔透地展开着，入夜后会伸出一只只像海葵般的触手捕食。



第一章 食人乌鸦来拜访

这是惊蛰^①日的前夜。老狐狸懒洋洋地趴在一棵古老苍劲的楠树^②上打瞌睡，一阵凉风吹醒了它。它揉揉惺忪的眼睛望了望远处天幕中闪亮的北极星^③和北斗七星^④，然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抖抖身上的羽毛，低头看了看树下的院子。

院子临海，有一条缆道通向悬崖下白色的海滩。院子的中央，楠树的前面，有一幢青砖黛瓦的两层楼房。透过朦胧的灯光，它看到一位长相端庄的年轻女士坐在书桌前，她有着修长的身材和东方人的黄皮肤、黑头发。“她还有着一双明媚的眼眸呢。”老狐狸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着振翅飞下来，闯进窗户，落在书桌上，“智者，我的主人可是智者。”

“哦，老狐狸！”年轻的女士抬起头来，“你忘了我在一周前已经被迪门剥夺了智者身份，你要这么说的话，人家还以为我是留恋着不肯放弃呢，所以我现在可不是智者了，只是弗格斯太太……”

“别说了，别说了！”老狐狸气急败坏地叫道，“迪门，迪门那帮老家伙，自以为他们管理着这个地方，一会儿号称自己是半人半神的仙，一会儿卖弄他们拥有绝世功夫，但就是不会好好做点人的事情……”

①惊蛰：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公历的3月4~7日。蛰是藏的意思。“惊蛰”是指钻到泥土里越冬的小动物被雷震醒出来活动。

②楠树：中国特有树种，分布于四川、云南等地，由于历代砍伐利用，现已近于枯竭。

③北极星：天空北部的一颗亮星，最靠近正北方的方位，是夜空能看到的亮度和位置较稳定的恒星，千百年来人们靠它的星光来导航、辨别方向。

④北斗七星：由七颗亮星组成，形似斗勺。常年绕北极星旋转，季节不同，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同。

弗格斯太太淡淡地笑了笑，站起来将桌子上的书摆回到她身后的一排排书架上。“你为什么不去看看艾力呢？去吧，去替我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完成我希望他做的作业……”

“噢！”老狐狸再次懊丧地摇摇头，然后答非所问地感慨道，“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初我来到你家做你的陪读鹦鹉的时候，你比这张桌子高不了多少，可现在……”“现在，艾力都比那时的我大了。”弗格斯太太回到它的身边说，“也许以后，你可以做他的……”“不，不，不！”老狐狸恐惧地往后退，“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的！”

“会的，会的，会的。”弗格斯太太不顾它伤心欲绝的样子，跟它唱起了反调，“其实你知道的，艾力并不笨，他只是太内向了一点……”

“不！这就够可怕的了。”老狐狸夺路而逃，冲出了书房。

透过楼梯，它看到弗格斯先生正坐在楼下起居室的沙发上，抽着临睡前的最后一斗烟。他是个白人，大概四十岁左右，有一头天生柔软的鬈发，高大的身材依稀显现着年轻时的英俊，但现在的他却整日挺着发福的肚腩，胸脯松软下垂，像个过度哺育的中年妇女。不过，老狐狸深信，在厄运岛一定找不到比弗格斯先生更愉快的人了。“他可是大笑俱乐部最受欢迎的会员。”它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走向隔壁的房间，撞开房门溜了进去，一头扎进柔软的床上，心满意足地叫道：“啊！我的床啊，我的床，我来了！”

“怪物，怪物，那个怪物……”第二天，东方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一个男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尖叫着。他大概八九岁，有一头柔软乌黑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长得很清秀，但这一刻的脸上充满了恐惧。

“艾力，艾力·李·弗格斯！”老狐狸被吵醒了，睡眼蒙眬地从被子里钻出脑袋，埋怨道，“你就不能让我睡个太平觉吗？”

“它有尖利的牙齿，很多触角，还忽大忽小……”艾力睁着惊恐的眼睛，呢喃着，“老狐狸，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停，停，停！”老狐狸气恼地从被窝里跳出来，“你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连梦都能吓破你胆子的屁孩子了！”

“我……”艾力看见自己安全地待在床上，屋子里的一切都是自己所熟

悉的，“可它就像真的一样，我还闻到那怪物臭哄哄的味道了。”

“臭哄哄？”老狐狸狂笑起来，连滚带爬地从被窝里出来，拉开被子的一角，里面有一摊水，“你闻闻这个，臭吗？噢，臭蛋艾力，你又尿床了！”

“这？”

“艾力，艾力，可怜的艾力，又尿床喽……”老狐狸更得意扬扬地叫。

“老狐狸！”艾力气得满脸通红，咬牙切齿地叫道，“你一次次在我床上干这种事陷害我，让我家的花园飘满床单，让我被人嘲笑。”

“艾力，艾力，艾力……”老狐狸灵活地躲避着艾力挥过来抓它的手，“可怜的艾力啊，你为什么不看看被子里还有什么呢？”

“什么？”

“噢！”老狐狸拉开被子，一张白纸露出了一角，“昨天，我例行公事随你妈妈去学校上课，与校监先生闲话家常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件不怎么光彩的事。其他人都完成了中国语文的单元考试，你却只做了一半便偷偷藏起来想蒙混过关。”

“我是来不及做，讨厌的校监先生将我留在操场上。”艾力据理力争。

“艾力，要不是我跟校监先生关系够铁，请求它放你一马，你昨天就被你老妈关了禁闭了。”老狐狸得意地卖弄起来，“那间海上的木屋噢，潮水会涨到你的膝盖，幽灵会在你的头顶飞翔……”

“当，当，当……”远处的海面忽然传来了钟声，打断了它的话。钟声响到第七下，也就是最后一下的时候，白纸露在外面的一角也随之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慢慢地显现出一个鲜红的五十分，同时发出尖利刺耳的叫声。“啊噢！”老狐狸扑上去，压住那个分数，“怎么会来个尖叫分？”

“这就是你和校监先生的交情？那势利鬼一向不喜欢我，它会轻易放过我吗？在老师没有得到满意的回复之前，这个五十分只要见到我就会尖叫。”艾力说着懊恼地拉开老狐狸的身体。分数露出来，尖叫声再次响起，吓得老狐狸赶紧挣脱他的手，一屁股坐了下去。

“而且，过了今晚就算没见到你，它也会发出更加可怕的尖叫，直到你把问题解决了。”老狐狸对于尖叫分的规则了解得可不少，“可是，那家伙

连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你以为你是谁？他凭什么卖面子给你？你现在最好马上离开我的床。”艾力恼火地跳下床，下逐客令。

“嘿，气急败坏了可不好。”老狐狸伸出翅膀阻止他，“很简单的事情干吗弄得那么伤感情呢？把你的名字盖住不就行了，尖叫分失去主人就叫不出来啦。”说着它吸气吐气，用力，张嘴，吐出一团绿色的胃酸，盖住了艾力的名字。一股臭不可闻的味道立刻弥漫在整个房间。

“看到了吧？消失了。”老狐狸自己也被臭得捂住了鼻子，“你最好知道绿色总是神奇的，而且越绿越神奇。”可是，另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纸的边角开始发黑，一条灰线像画笔一样描出一只只飞鸟……“啊噢，这是你妈妈给你的作业！”这一次轮到老狐狸害怕了，它衔出整张作业纸，只见越来越多的飞鸟层层叠叠地挤在纸上，而且它们都拥有像鹰一样既粗壮又锋利的喙^①。

“老狐狸！”艾力胆战心惊地叫道，“这是你干的吗？我的学校抽屉里有两张作业纸……”

“天哪！千万别告诉我它们是乌鸦！”老狐狸意识到自己极有可能闯祸了。它话音刚落，飞鸟的眼睛突然闪出灼灼亮光，它们的脑袋动了起来……

“噢，乌鸦，它们复苏了。”老狐狸吓得两腿直发颤。

一阵寒光闪过，纸上的乌鸦消失了，作业纸又恢复成白色，只剩下那条灰线绕成一行字：“惊蛰日，日全食^②。”

“艾力，你，你，你没做完妈妈给你的作业？”老狐狸扯着喉咙尖叫。

“我要做的。”艾力气恼地回答，“可是我昨天放学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它了，是你偷走了它。”

“你还说得出来！”老狐狸气急败坏，跳到他的头上，一边用脚掌用力踩他的头发，一边声嘶力竭地大叫，“一个礼拜了，你才做了一半！”

“你知道这有多难吗？那些全是刻在龟壳和鹰喙上的象形字，连妈妈教

①喙：鸟兽的嘴。

②日全食：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中间时，太阳的光被月球挡住，不能射到地球上，这种现象叫日食。太阳全部被挡住就叫日全食。部分被挡住时叫日偏食，中央部分被挡住时叫日环食。日食都发生在农历初一。

的研究生都还没学到那么深，她就叫我翻译它。”艾力辩解着。

他刚说完，窗外便出现了第一只食人乌鸦，它长得跟刚才出现在图上的飞鸟一模一样。“惊蛰啊，今天是惊蛰！”老狐狸的眼神里闪现的都是无助和恐慌，“它们是被关在海洋深处的恶鸟。原本你可以消灭它的，但是你没做完这张作业纸，让它们苟延残喘地活到了今天。”

“那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妈妈为什么不提醒我？”艾力手足无措地问。

“我们怎么提醒你啊？”老狐狸一个劲地用翅膀扇艾力的肩膀，“只有没有欲望的人才是消灭食人乌鸦的最佳人选。如果我提醒你了，你就自然产生了要灭了它的欲望……”

“它们真的是？”艾力还有些不相信。

“是的。它们真的是食人乌鸦！”老狐狸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只能一个劲地叫着，“食人乌鸦，食人乌鸦，食人乌鸦……”

窗外，食人乌鸦群黑压压地从太阳升起的地方逆光飞来，向弗格斯先生家的上空集结。岛上响起了一阵阵呼天喊地的惊叫声……

“我得在妈妈来找我之前把这些家伙弄走。”艾力看了一眼窗外的乌鸦冲向母亲的书房。那里空无一人，只弥漫着一股古老书籍的书香味。他不顾一切地奔到了最靠里的一排书架前，抽出一本白色封面的书，名字叫《易学》^①。但他的目的并不在此，他的目光仍然停留在书架上，在白书被拿出之后，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悄然从里面挤出来占据了它留下的空位。但是，无论他怎么用力，他都无法把此书拔出来。

“噢，艾力！”老狐狸奔过来，“不自量力的家伙，你不过就是个初学者，才学了白书的一点点皮毛，就想要偷黄书了？那是你妈妈在研究生院的学生才能接触到的中级学问！”

“我……”艾力垂下手臂，缩着身子，局促地说道，“我想要的是最里面的黑书。”

“黑书！”老狐狸大叫着飞到他眼前，“你在做梦吗？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有资格打开黑书，那就是智者，你的母亲。”

^①《易学》：本故事虚拟的一部记载各种学问和功夫的书，由初浅到精深又分为白书、黄书和黑书。作者从记载中国古老学问的一部著作《易经》里受到的启发。《易经》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只是一本用于占筮等迷信活动的书，但其实它包含诸如宗教、哲学、科学等学问。

“但是，它一定有办法可以制服外面那些食人乌鸦的。”艾力哭丧着脸，浑身颤抖，不敢看窗外，书房的玻璃也快被撞破了。

“哦！”老狐狸似乎倍受打击，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哀嚎道，“如果黑书还在的话，我的老主人——你妈妈的父亲——你的外公，就不会在十年前含恨离世；现在，你妈妈也不会因为找不回它而被迪门剥夺智者身份……”

“咣当”一声，书房的玻璃被食人乌鸦撞破了，它们黑压压地冲向老狐狸，而不是艾力。“噢，天哪！逃啊！”老狐狸惶恐极了，把爪子上抓着的作业纸丢给艾力。转眼间，涌进来的食人乌鸦全都转而对着他冲过来了，一张张血淋淋的嘴眼看就要啄到他的手了。

“艾力，快走！”弗格斯太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冲进书房，挥动着她的双掌，带起一阵猛烈的风，暂时将那些食人乌鸦逼到了角落，然后拉上艾力往外奔。弗格斯先生护在门口，当他们奔出房间的时候，他立刻关了房门，房内传来了一阵阵乌鸦撞门的声音。

“妈妈！”在妈妈怀里的艾力惊魂未定。

“艾力，你得离开这里，快！”弗格斯太太匆忙地将老狐狸丢给艾力的作业纸塞进他胸前的口袋，“你得把它送到逃亡者城堡学院的灵塔去，我是从一本书上把它裁下来的，得在正午前完璧归赵。”

“出什么事了？妈妈！”一种不祥的感觉向艾力涌来，他不安地看看妈妈又看看爸爸。

“变故，不幸的变故。”弗格斯太太说道，“但是，现在还有爸爸妈妈在，我们可以应付这些家伙或者更大的家伙，你只要去灵塔。”

“更大的家伙？”艾力感到毛骨悚然，“妈妈！”

“别管这些，艾力。今天你只要活下来，便是我们的胜利。”弗格斯太太神情严肃地说道，眼神里是无尽的不舍。“老狐狸！”她叫着，老狐狸立刻会意，飞到艾力的面前，吐出胃酸粘在他的手上。“胃酸会暂时保护你不引起食人乌鸦的注意，让你安全去灵塔……”

“不！”艾力尖叫，跑到父亲的身后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角躲了起来，“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不要。为什么只要我活下来，你们呢？”眼泪从他的眼角落了下来。挂在花园门口的一排风铃开始互相敲击着奏出“嗒嗒嗒”

的马蹄声。声音由轻到重，似乎一辆马车正由远及近驶来……

“校车来了，这是你离开的最后时机。”弗格斯太太说道，然后忍着心中的不舍冲弗格斯先生点了点头。

“不。”艾力乞求着，想要抱住父亲。

“走吧，艾力，别任性！你妈妈有很重要的使命，而你的使命是把那张纸送到灵塔去……”爸爸含着泪慈祥地对艾力说道，然后反身将他横抱起来送下楼去，带到门口。

“爸爸！”艾力哭着。可是爸爸打开了门，将他推出门外，“你妈妈已经做好安排，林阴道外会有人保护你的。”

弗格斯先生说着重重地关上了家门，艾力只能忍着泪往外奔。黑压压的乌鸦围在他家的上空，但因为老狐狸臭不可闻的胃酸，它们对他毫无兴趣。

当跑出他家门外的林阴道时，一辆马车恰好停在他的面前。学生们的脑袋挤在车窗口，仰望着天上的食人乌鸦。当他们看到艾力的时候，纷纷大叫：“艾力……”

“艾力！你妈妈又做了什么事？这些怪鸟全是冲着你家去的。”一位骨瘦如柴的男孩从车厢里跳下来。他的发型尖削、下巴尖削、肩膀尖削，手臂像猴子似的特别长。当然，他尖细的声音也完全符合他的形象。当他靠近艾力，马上厌恶地捂上了嘴巴，问：“你身上怎么这么臭？”

“没什么，雷默·幽顿。”艾力低头匆匆从他面前经过。

“可怜的艾力。”一位足足高出艾力一个脑袋、长得很壮实的男孩也从车上跳下来，“你家被乌鸦吞没了吗？”

“很高兴它们没把你们吞了。”艾力硬着头皮想绕过他上车。

“很高兴？”胖男生生气地拦住了他，“噢，可怜的艾力，你今天还顶嘴了啊。你妈妈在弄豹子胆给你吃吗？”

“艾力！”那个叫雷默的男孩突然尖叫起来，“你的身后。”

艾力紧张地转身，但身后什么都没有。车上的同学全都肆意地大笑了起来，看来他们并不把那些会吃人的食人乌鸦放在眼里，或者他们以为食人乌鸦全是冲着艾力家去的，所以他们安全得很呢。雷默得意地模仿起艾力的惊慌。模仿？是的，他看上去可喜欢这样做了，但是，模仿给他带来的快乐只

维持了短暂的几秒钟。他愣住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艾力的身后。

“艾力！”他的声音颤抖。

“别再骗我！”

“不。”他吓得呼吸都急促了。

艾力将信将疑地转身。一条蛇，一条青色的蛇正仰着头吐着芯子盯着他。他不由得后退，但被来不及逃走的雷默绊倒在地，看热闹的同学们又是一阵狂笑。马车上的风铃摇了起来，响起短而急促的丁零声。

“校车要走了。”挤在窗口的同学一边提醒他们，一边极不情愿地回到各自的座位。啊，外观小巧的马车里竟然坐了几百个孩子！那场景是不是像沙丁鱼罐头？才不呢。他们每个人都舒适地坐在专属的白色沙发上，每个座位前还有贮食的冰槽，有可以做功课的搁板，老师们则透过飘浮在每张沙发前的云朵给好学的学生讲课。

“弗伦奇，你的座位消失了。”一位学生叫道。是的，那张标着弗伦奇名字的椅子正在慢慢地隐退，旁边的两张椅子立刻变成了紧挨的邻座。

“可怜的笨蛋，这蛇是我家的小青，你不认识了吗？”车外的胖男孩听说他的座位消失后着急了，一把抓起地上的蛇。

“今天是惊蛰啊！”雷默大笑，他可真是一个天生的演员，“噢，倒霉的弗格斯先生，老婆是个智者，儿子却是个笨蛋。惊蛰，惊蛰你懂不懂？就是动物苏醒的日子。”

他们奔向校车，希望还能赶得上。可是，弗伦奇手里的青蛇突然露出尖尖的牙齿，狠狠地咬了他一口，然后“嗖”地滑向地面。“噢，这该死的蛇，竟然咬我！”弗伦奇压着他受伤的手指咒骂着。

青蛇昂着头游向艾力，盯着他的胸口。“不！”艾力慌张地用手捂住胸前的口袋。看来，老狐狸的胃酸骗过了食人乌鸦，却骗不过这条蛇。而且，这种动物可不容易对付。如果抓它的头，它的尾巴会呼应；如果抓它的尾巴，头会回应；抓中间，它的头尾都会相应。

“雷默，雷默，你的位置也消失了。”同学们在车厢里惊呼。话音刚落，马嘶叫着扬蹄离去。蛇则在这一刻向艾力扑去……

一个女孩突然从林阴道冲出来，从蛇的后面抓住了它的七寸，并以迅雷